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2009年

耶路撒冷文學獎典禮致詞 (下)

■ 田岡良 / 譯

請lin容允我傳接e-kha e訊息，算是我個人e訊息。Ch e是我t e h創作小說時，直直khng t i心肝底e話。雖bóng我無寫做白紙烏字貼tiàm壁頂，m-koh in的實有刻t i我心nih e hit面壁，chiah-e話就是：「若有一堵kòan koh tēng身e牆，hām一粒kháp牆破去e卵，我e永永khia t i卵e chit pēng。」

是t i, m管hit堵牆jōan-ā有正當性，hit粒卵有jōa-nih-ā做m-tiòh, 我mā beh kap hit粒卵khia做伙。別人tiòh考慮siá-mih是tiòh koh siá-mih是m-tiòh, 在我來看，che kiám-chhái留hō時間iah歷史去做決定就好ah, 總是若chún有任何一個小說家，m管siá-mih因端，寫出hit款kap hit堵牆khia做陣e作品，án-ne hit-lō作品是有siá"價值lah?

頂kòan e譬喻是siá"意思leh? 對某chit-kóa khè-suh來看，che有影是直tú直iah明tú明a。

爆擊機、戰車、火箭hām白磷彈就是hit堵kòan牆，若卵就是hiah-e手斷寸鐵e百姓人，inhōng碎骨分屍、燒kah臭ta、用銃teh彈，che就是chit-e譬喻其中e一個意思。

M-koh m-nā án-ne nā-tiā", i有koh-khah深e意義t i-leh。想看māi, 咱sui-e-ā sui-e-lóng是khàm tiàm gâu破e殼nih獨一無二、無thang替換e靈魂，對我來講che就是事實，對lin ták-e mā是án-ni, 而且，咱中間sui-e-ā人加加減減lóng有遭遇一堵kòan koh tēng身e牆，chit堵牆有i名，號做「體系」(The System)，體系應該tiòh保護咱，m-koh有tang時á i soah家已變做活mih, 了後就開始thái咱，mā致使咱去thái人，chit-e過程狠毒、有效率koh kài有系統。

我寫小說獨獨為一項，就是beh kā個人靈魂e尊嚴突顯出來，kā chhiō hō光。故事e目的是beh tñ警鐘，hō光直直chhiō t i「體系」頂kòan, khah免ikā咱e靈魂ká入去i e網nih koh ka看輕。我虔心相信che就是小說家ekhang-khòe, 透過寫故事kā sui-e靈魂e獨一性來拆明，生活kap

死亡e故事也好，愛情e故事也好，用故事hō人艱苦流目屎、驚惶phih-phih-choah iah笑kah phòk-phòk-tiò, che就是gún一工一工teh進行，用絕對tek e嚴肅teh狀小說e原因。

Gún老爸舊年90歲過身，i是退休e老師，有部份時間teh做佛教e和尚，少年時代t i京都讀研究所，半站hōng抽兵派去中國sio戰。我t戰後出世，做gín-á e時sù常看i ták早起bē-chēng食早頓，就先t i gún tau細細e佛龕頭前做長長koh kài虔意e祈禱。有一擺我問是án-chóa" beh án-ne做，i kā我講i是teh替hiah-e死tiàm戰場e人祈禱，koh講i祈禱是為lóng-chóng e人，無分盟友iah對敵。Ki"nā對t i佛龕頭前e kha-chiah-phia"金金相，就nā像e感覺tiòh死e暗影ka hop-tiàu-tiàu。

Gún阿爸死a, mā kā i e記持lóng chah走去a, hiah-e記持我永遠t i無thang知, m-koh死亡暗伏t i身軀邊e情形有留t i我e記持nih, che是我ù i所得著少數e項mih內底e一個，mā是hiah-e上重要e項mih內底e一項。

今日我kan-ta"有一件代誌beh kā lin講，咱lóng是人，一個一個e個人是pōa"過國籍、種族kap宗教，koh咱lóng是gâu破e卵，kāng款面對hit堵號做體系e tēng牆。若照看e著e事事項項，咱beh贏i是無望，che牆siu" kòan、siu"勇mā siu"冷chhin ah, 設使咱有任何勝利e ñg望，he定著是ù i咱e信念來e, 也就是咱相信咱本身kap別人靈魂絕對tek e獨一性kap無thang替換e性質，koh有咱相信chiah-e靈魂和齊所得著e溫暖。咱sió想看māi, 咱sui人lóng有一個實tú實、活liu-liu e靈魂，nā體系是無chit-hō mih e, 咱chāi-chū無容允體系kā咱剝削，咱chāi-chū無容允體系家已有i e性命，因為咱m是體系所創造e, 是咱創造體系，che就是必需ài hō lin知e。

得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感覺chia"感激，我真感謝t i chit-e世界濟濟所在有人讀我e冊，koh我想beh對以色列e讀者soeh多謝，lin就是我來t i chia"上大e理由，我ñg望咱有chit-kóa sio-siàng e項mih, put-chi-á有意義e項mih t i咱中間。真歡喜今日有有機會t i chia對lin演講，真多謝！ (全文完)

長篇連載 · 寒夜

Ki-tèu ti大湖庄點心攤食晝食忒，休息一駁仔，就直奔南湖。

Tui大湖向正南方行去，路，還h e 黃泥石頭路，m 過比大湖liá一段卡狹。經過「竹篙屋」，「小邦口」，再穿過一ke兀突高峙ke入口——「門門棍」，下崎，就到達南湖庄。

Ki-tèu到達時，門門棍上就he一片燦爛斜陽ke時節。

「嘿！平安到達……」阿陵自言自語。

「唔，liá-ha起……哈！」阿漢笑了起來，卻又因為自家ke笑嚇著。

隘勇寮，就ti下崎，義民廟右片。義民廟臨近南湖坑；南湖坑繞等南湖庄過去。

Ti南湖庄東片，隔等南湖坑對岸，就h e 「加里合灣社」……。

南湖庄雖然比大湖庄還卡深入山地，平洋比大湖狹窄，發現也慢，m過居民làu開墾面積，製樟腦，燒káng等，卻都比大湖庄多，有成績。

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饒平人詹阿祝組織「共同社」。募集五六十人，t u i 臺中豐原ke 條路線，越過「東勢角」，進入南湖。Ki-tèu先築隘線防禦先住民，然後製腦墾耕，建庄定居下來。

Liá片he苗栗地段，最深入ke隘勇線之一；另一處he 竹南頭份ke 條路線去ke「南庄」。南庄ke 開發雖然也異早，m過成就mò像南湖án好，故所南湖he重要ke衝突地帶。

南湖情勢複雜，he有厥自然因素。

因為，小小南湖庄，東、

南、西南三片ke山區，都he人多勢大ke先住民庄社群。

盡近有「加里合灣社」，卡遠有「馬那邦社」，「蘇魯社」；還卡遠有「得磨波耐社」，「細道邦社」，「路奔社」，「麻必浩社」，「今母依社」，「天狗社」等等。

臺灣島，ti清初開始經營時代就建立了一種先住民住區ke範圍，安到「番地」。Ti番地邊緣ke 戍守地帶，設置「隘勇寮」，屯勇駐守，安到「隘寮線」或者「番界」。

主要ke番界，設置在中央山脈ke西片，一列斷斷續續ke

隘勇ke日子

李喬 / 著 · 瑞儀 / 譯

番界山嶺：北起桃園角板山，上坪前山，五指山，加裡山，鹿場大山，大湖南湖丘陵，卓蘭丘陵，東勢丘陵，大橫屏山——緊延伸到南片ke阿里山前山，南北太武山兩片……。

Liá道番界山嶺，長久用來就成為後住民làu先住民ke分界；m過所謂分界，其實mò分著恁清楚，絕對分開來，ti交界ke所在，實際上做鄰舍ke當多；平常，先住民，特別he婦人家làu細人仔，也會共下到後住民ke市集買日用品；ki-tèu ke部份祭典，也肯頂ke後住民去參觀。

先住民本身，就he族群十分複雜ke；分類ke講法當多，大體來講有八九族類án多。其中tai ti苗栗地區ke，十九he「泰雅族」làu「賽夏族」；賽夏人口盡少，分布在新竹ke五峰，苗栗ke南庄一帶定定。

泰雅族又分「賽考列克亞族」「澤放利亞族」「賽德克

亞族」三群。苗栗一帶he 澤放利亞族ke主要地盤。

目前澤放利亞族中，「得磨波耐社」he盡強大，也he組織盡複雜ke一社。

得磨波耐社，本旦tai ti大安溪上游，臺中地段內ke「牛欄坑」附近，直到五十年前正徙到還卡上游，在「千倆山」東南山麓落腳。Mò幾久，因為獵場邊界糾紛，làu世居象鼻ke「路奔社」發生多年流血糾紛。十五年前，得社會長獵取路奔社人頭，平安轉來後忽然

間暴斃。「甫里哥」(巫師)認為he住地鬼仔作怪，故所就搬到tiá-ha ke「細道邦社」以東ke「司馬限」一帶。

「司馬限」離開南湖庄當遠，m過ki-tèu人多勢眾，附近幾個小社群，懼於威勢，大體làu ki-tèu連成一氣，故所he南湖、大湖一帶，最大ke威脅來源。

現任ke得社會長he「巴博·移恩」，但he 巴博既經老咧；近來決定交接p ù n 三子「北都·巴博」。巴博ke 長子、次子都he戰死ke英雄，北都還卡野心大大，精力體力超人ke酋長。他he上一任ke打鹿仔冠軍，他ke「喀布別密」——長柄戰刀——刀鞘仔掛等十二條毛茸茸頭那毛，liá-he識獵到十二粒敵首ke光榮標幟。

Liá-ha, 收割祭過去，一年就收冬咧，到開墾祭之間he農閒期；劉銘傳mò做咧，liá就he訓練青年，出草獵頭ke好時機…… (待續)

《綠色短評》

李南衡

注意！

台北市出現「幽靈列車」！

咱台灣e遠洋漁業相當發達及現代化，但是對漁船e 船長及船員來講是相當辛苦，in 一出去就是歸半年。對漁船公司來講mā是風險相當懸，一間漁船公司可能有十隻、八隻漁船全時陣佇太平洋作業，in tiòh對每一隻船e行蹤去向把握ka h清楚，啥物時間tó一隻船佇東經幾度幾、北緯幾度幾，t ó一隻佇東經幾度幾、南緯幾度幾，隨時攏mā掌握好勢，而且每一隻船掠tiòh啥物魚濟濟噸，mā攏隨時都有資料。問題是船隻敢b e失聯去？萬一若失聯會按怎？現代科技chiah呢發達，衛星導航及電腦chiah呢進步，會使講完全無可能失聯。永過外國確實有船隻失聯去，變作那像無人teh駛e 船、漂流佇海裡幾個月抑是幾年才h òng g尋tiòh, hit號船叫作「幽靈船」，俗名叫作「鬼仔船」，航海史

上有幾nā隻誠出名e幽靈船。八月初六，台北市捷運柵湖線koh出代誌，chit遍不止嚴重，一停就是四點半鐘。原因講是中晝十一點五十三分，捷運柵湖線兩台網路交換器亂失常，行控中心掠bē tiòh列車位置，致使全線停駛，一直到下晡四點二十分才恢復運營。停駛四點外鐘，影響旅客超過三萬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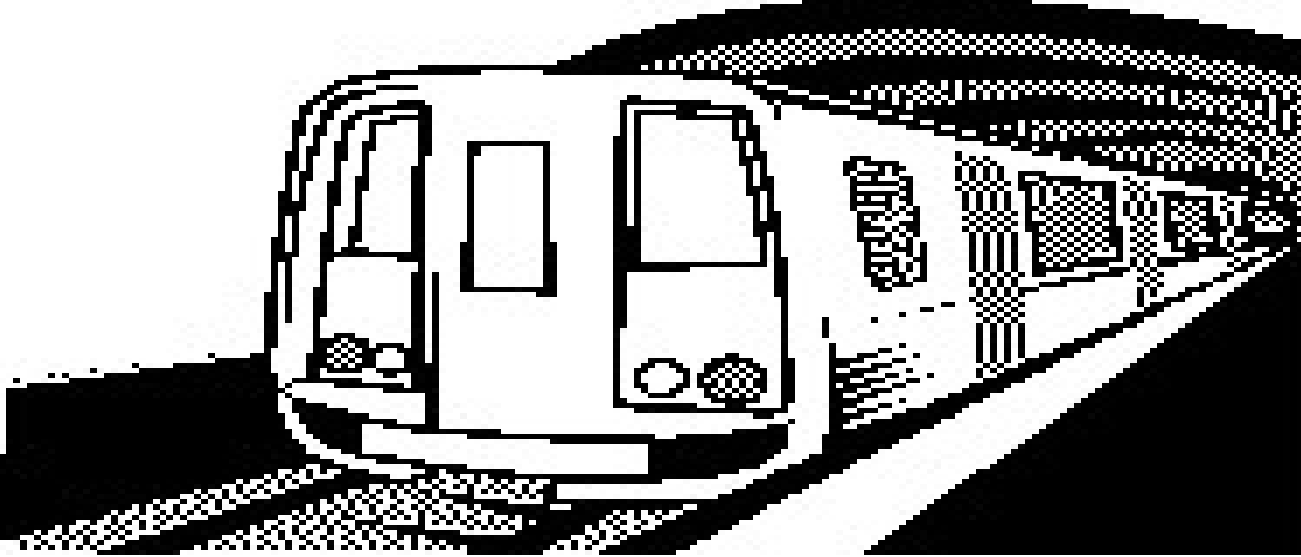
當時有二十六列車佇線頂走，行控中心m 知影列車e位置，是真危險e代誌，若無全部停落來，列車會相撞p òng, 發生大車厄！好佳哉hit當時有二十一列車拄進站，另外五列車靠佇車站及車站中間e軌道頂，tiòh由隨車員用手動e方式，用低速kā列車慢慢行駛去上近e車站hō旅客落車。其中有一列車tiàu佇中山國中站及松山機場站中間，隨車員無法度用

手動方式駛，捷運公司另外調動列車去拖，拖到中晝十二點五十五分也就是一點鐘後，hit列車才駛轉來中山國中站，旅客足足關佇車內一點鐘koh兩分。

會hōng大驚一越e是，咱chit陣才知影，原來台北市捷運柵湖線所走e範圍比太平洋koh khah闊bóng-bóng, 害行控中心尋無二十幾列車e 確實位置。咱若責問台北市捷運局是按怎車門定定關bē好勢，in tiòh應講因為柵湖線列車是無人駛e, 完全電腦控制，

致使比別線e 列車khah敏感，門才會關koh開、開koh關。就是講台北市捷運柵湖線khah特別，是無人佇車頂駕駛e。

哦！台北市捷運柵湖線列車是無人駛e, 八月初六，行控中心竟然掠bē tiòh無人駛e列車位置，按呢，che二十六列車敢m是煞變作「幽靈列車」？二十世紀e今仔日，會tàng看tiòh台北市捷運出現幽靈列車，會使講咱全體台灣人真有限福。咱歡喜做夥喝一聲：福氣啦！



Góa nā bô kám-un,
Góa bōe koh ũ chhun
我若無感恩 我不再有 暈

老 牧 者

Kám-siá Siōng-tè, Sù gòan chòan-ke,
感謝天父，賜阮全家，

Pat-pat Chú-i-chai, Pēng-an bō-gāi.
八八水災，平安無礙。

Pat-lâng sit-chong, Ka-phòah jîn-bông,
別人失蹤，家破人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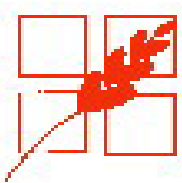
Góan bián siū"-chú, Chiah-pá sim khui.
阮免傷水，食飽心開。

Ta" góa nā bô khut-kē, Góa tek-khak ũ chai-ē.
今我若無屈低，我的確有災厄。

Góa beh siōng-siōng kám-un, Lí thià" góa kàu ũ chhun.
我要常常感恩，你愛我到有 暈

Góa beh hián sò-ū ē nng-li,
我欲獻所有的二厘，

Kiù Chú sèng-piat oah-iōng kiù-ti.
求主聖別活用救治。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各位同鄉：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自一九八一年成立以來，在熱愛台灣，關心陳文成事件的同鄉支持下，一直不餘遺力的為台灣的民主，人權在打拼。二十外年來，本基金會每年在美國和台灣頒發五至七名的獎學金，一方面肯定得獎學生們的努力和成就，一方面也鼓舞了更多的台灣學子來關心台灣。二十外年來，本基金會曾發行《台灣文化》雜誌，舉辦週年紀念會，贊助台灣人作家寫作，邀請台灣作家，文化工作者訪美，舉辦紀念音樂會，舉辦台灣藝術花展，協辦二八劇展《未完成的夢》及各式各樣的文化及政治活動。並長期支持《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cate, http://taiwandc.org), 《台灣學生》(台灣學生社 Taiwanese Collegian, http://tc.formosa.org)和ITASA (http://itasa.org)。

近年起我們除了固定的獎學金外，更在陳文成生前執教的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設立一個紀念陳文成的獎學金。

自2001年起島內的美台文化交流基金會也在我們美國的同鄉鼓勵下獲得正名為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本基金會地址：Dr. Pin-Shuo Liu CWCMPF, P. O. Box 136, Kingston, N.J. 08528